

Stalin

Joseph Stalin 1879-1953

他是共產國際的領袖，吞併波蘭，染指東歐各國，
他統治蘇聯達四分之一世紀之久……

定價 250元
特價 179元

史達林

代價高昂的 勝利

熊偉民◆著

瘋狂與理性 1

瘋狂

與
理性

1

史達林

代價高昂的勝利

作者／熊偉民
審訂／滕昕雲
主編／羅煥耿
責任編輯／馬興國
編輯／黃敏華、翟瑾荃
封面設計／黃聖文
美術編輯／林逸敏、鍾愛蕾

發行人／林正村
出版者／世潮出版有限公司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 5108 號
地址／台北縣新店市民生路 19 號 5 樓
電話／(02) 22183277 傳真／(02) 22183239

劃撥／17528093
單次郵購 200 元（含）以下，請加 30 元掛號費
電腦排版／繁簡通電腦排版公司
印刷廠／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初版一刷／2001 年 9 月

定價／250 元 特價／179 元

本書由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授權在台灣獨家出版發行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Printed in Taiwan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史達林；代價高昂的勝利／熊偉民著； -- 初版. --
臺北縣新店市：世潮，2001〔民90〕
面；公分. --（瘋狂與理性；1）
參考書面；面

ISBN 957-776-265-4（平裝）

1. 史達林（Stalin, Joseph, 1879 - 1953）傳記

784.88

90013228



Stalin

史達林

代價高昂
的勝利

熊偉民◆著

前言

站在新舊世紀之交的門檻邊，不少事情在揪著人類的心，引發對歷史的回顧和對未來的展望是人之常理。沒有人懷疑過去一個世紀裏人類文明所取得的偉大成就，而且，我們可以滿懷信心地預言，文明和進步的趨勢將會繼續下去。

事情的另一方面，又使我們迷惘和不安，甚至還帶著恐懼。回首人類過去一百年走過的路程，不僅彎彎曲曲，而且充滿血腥的氣味。非理性的瘋狂的行為盈溢於歷史之中。恐怕我們誰也不敢說，人類現在比一百年前活得更安全和更放心。

我們不贊成法國農藝學家暨生態學家迪蒙(René Dumont)對20世紀所作的判斷：「我看20世紀，只把它看作一個屠殺、戰亂不停的時代。」我們也不贊成諾貝爾獎得主、英國作家高汀(William Golding)的結論：「我只是忍不住地想，這真是人類史上最血腥、最動盪的一個世紀。」

但是，我們不能否認英國音樂家曼紐因(Yehudi Menuhin)的話有一些道理：「如果一定要我用一句話為20世紀做個總結，我會說，它為人類開啓了所能想像的最大希望，但同時也摧毀了所有的幻想與理想。」

這是歷史發展和文明進步中的悖論。千百年來如此，20世紀當然也是如此。只要人性不改變，相信將來大抵還是如此。

文明進步的悖論，根源於人的本質。作為萬物之靈，人的神聖和高明之處首先在於：人是有理性的、有動力的。動物不

可能這樣，動物有的只是本能而已。不幸的是，人的本質並非如此完善。除了神聖的一面以外，還有獸性的一面。這就決定了人類行為的兩面性：一方面，人的每一個行為都是有計劃和合乎目的的；另一方面，瘋狂和非理性又時時融於其中，成爲一種不可克服的內驅動力。瘋狂不僅僅是一種個人的行為，有時候，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甚至一個時代都可能處於非理性的歇斯底里狂暴之中。

20 世紀的歷史，提供了這方面的無數例證：兩次世界大戰、日本侵略者對南京居民的大屠殺、希特勒對猶太人的滅絕行動、意識形態領域裏的殘酷鬥爭、核子軍備競賽、拼命發展造成生存環境的嚴重惡化……

歷史不屬於過去，而是屬於現在和將來。20 世紀的文明歷程，需要我們不斷地重新去了解它、清理它。了解一切，並非爲了原諒一切。了解的目的，在於借鑑和避免重蹈覆轍。

我們長期從事世界現代史的教學和研究，要撰寫這樣一套小叢書，是醞釀許久的事情。我們的力量太渺小，不能對整個 20 世紀的歷史做出檢討和批判。我們選擇希特勒、史達林、邱吉爾和羅斯福這四個 20 世紀上半葉的重要歷史人物，透過對他們的思想、行為及其背景的分析，從一個小小的側面來展示 20 世紀波瀾壯闊的人類歷史，展示人類歷史和文明進程中瘋狂與理性的雙重性質。

讓史學著作做到雅俗共賞，讓抽象的學術見解融於流暢生動的文筆之中，是史學界長期以來倡導並爲之努力的一個目標。我們不揣謏陋，力圖在這方面作一些嘗試。這是我們撰寫本叢書的另一個目的。至於是否達到這樣的目的，那只有請讀者諸君來評判了。

目 錄

第一章 喬治亞的革命家

- 1 神學院的「反叛者」 (008)
- 2 不屈不撓的人 (017)
- 3 難忘察里津 (028)
- 4 黨的總書記 (043)

第二章 權力的考驗

- 1 挑戰與應戰 (054)
- 2 全能的領袖 (067)

第三章 喪失理性的歲月

- 1 不明不白的謀殺案 (080)
- 2 絞刑架下的審判 (088)
- 3 後果與動機 (102)

第四章 原則與利益

- 1 兩種制度的碰撞 (114)
- 2 從集體安全到獨善其身 (125)
- 3 東方戰線與沙文主義 (141)
- 4 衝突與抗衡 (152)

第五章 戰爭中的統帥

- 1 直面戰爭 (160)
- 2 堅忍不拔 (172)
- 3 虛有其名的盟國 (186)

第六章 晚年、家庭與同事們

- 1 堅強、固執和不饒人的老人 (202)
- 2 婚姻與家庭 (214)
- 3 史達林的同事們 (227)
- 參考文獻 (245)

第一章

喬治亞的革命家



不論是敵對的還是友好的評論家，幾乎每一個人都可以從這幅肖像中找得到他所想找的東西和讀到他願意讀到的東西。……史達林從正面來看是列寧的子孫，從側面來看卻是伊凡雷帝的子孫。

——(英)艾薩克·多伊徹

1 神學院的「反叛者」

1943年，英、美、蘇三國首腦邱吉爾、羅斯福、史達林，聚會伊朗首都德黑蘭，舉行第一次戰時「三巨頭」會議。輪到史達林講話，所有的英、美成員都注視著他，傾聽他的言論。一來因為史達林的聲音比較低，二來大家不肯放過這一機會，以便了解一下這位被外人看來「非常神秘」而又「十分堅強」的蘇聯領袖。史達林字斟句酌，表達得體。他使那些第一次見到他的英、美官員「馬上意識」到了他們要與之打交道的並不是一位頭腦簡單的粗鄙「匪首」，而是一位「智力過人、善於言談、力求為蘇聯爭得想要得到一切的人」。

20世紀上半葉，在佔地球陸地面積六分之一的遼闊俄羅斯大地上，發生了許多震撼甚至改變世界歷史的事件。這一些事件，無論是好的還是壞的，都和史達林的名字聯繫在一起，有的是在他的直接領導和組織下展開的，有的則是在他直接參與領導下進行的。因此，在德黑蘭會議上，那些第一次見到史達林的英、美官員，想利用那一機會來多了解一下史達林，自然不足為奇了。

但事實上，要在一次短短的會議期間就了解史達林，是不可能的事。老實說，即使到了今天，在史達林去世若干年後，我們要完全讀懂史達林，仍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其原因不僅在於俄羅斯的問題特別複雜，更主要的是史達林本身，他的行為和性格令人難以捉摸。

但是，我們還是要用歷史主義的觀點，盡力排除意識形態和個人偏見的干擾，把這位前蘇聯人民的全能領袖，展現在讀



者面前。

前蘇聯境內黑海、亞速海和裏海之間，北起庫姆一馬內奇低地，南至與伊朗和土耳其的交界處，是一片廣闊的地區，面積 44 萬平方公里。這裏就是高加索，一片充滿傳奇故事、令人嚮往又令人恐懼和不安的地方。自西北向東南，大高加索山脈橫貫中部，北側常稱「北高加索」或「前高加索」，屬俄羅斯聯邦；南側常稱「南高加索」或「外高加索」，包括喬治亞、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 3 個加盟共和國。1879 年 12 月 21 日，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朱加施維里，即後來令世人聯想到許多事情的約瑟夫·史達林，就誕生在喬治亞一個叫哥里城地區的一間破爛的房子裏。

外高加索地區處於俄羅斯、伊朗和土耳其之間，長期充作 3 個大國角逐的場所。1783 年，喬治亞最後一個君主格奧爾基十二世，在俄羅斯的強大壓力面前被迫屈服，喬治亞成為俄羅斯的屬國。喬治亞人雖然與俄羅斯人同樣信仰東正教，但其歷史、文化和語言與俄羅斯人完全不同。

史達林的父親農奴出身，名字就像他兒子和喬治亞其他人的名字一樣，唸起來一長串，叫做維薩里昂·伊凡諾維奇·朱加施維里。也許是 1875 年，也許是 1875 年之前一兩年，他從喬治亞首府第比利斯附近的一個村莊，遷移到 72 公里之外的哥里小鎮。而僅僅在 10 年以前，他還是依附在土地上的農奴。1861 年，俄羅斯實行農奴制改革，農奴成了自由人。但喬治亞的情形有些不同，農奴制的改革比俄羅斯來得慢。但這改革還是改變了維薩里昂·朱加施維里的命運，使他從農奴變成了可以自由遷徙和求職的農民。在哥里，他學會了鞋匠的手藝，這

是不願種地而又沒資金和文化的農民容易學習和從事的自由職業。

維薩里昂·朱加施維里帶著被解放的喜悅，對生活充滿信心，他希望能夠賺得一些財產，成為像模像樣的作坊主人。但他的運氣似乎不佳，錢財與他沒有緣分，直到去世，他仍是一個窮人。

不過，結婚成家是沒有問題的。維薩里昂遷移到哥里不久，就與一個叫做葉卡特琳娜的農村姑娘結婚。她的家人原來也是農奴，和維薩里昂「門當戶對」。她結婚時的年齡偏小，僅 15 歲。但在亞熱帶陽光普照的喬治亞，人的成熟似乎比較快，因此，像 15 歲結婚並當上母親的這種事，一點也不稀罕。

年輕的夫婦倆在哥里的郊區租了一間破房子，月租是一個半盧布。房子狹小、陰暗、潮濕，地面和院子沒有台階隔開，地勢一樣平，一到下雨，泥水就往房子裏倒灌。好在家裏也沒有什麼值錢的家當，一張小桌、一個櫈子、一張木板床，如此而已。

財富和社會的差別是巨大的，但在生兒育女的問題上，窮人和富人之間沒有什麼不平等的規定，生男、生女或是生多生少，大家享受同樣的權利。窮人家的孩子，有的受不了疾病和貧窮的折磨，會過早地夭折，但如果能夠撐過來，必定會健康強壯。在 1875～1878 年之間，史達林的母親生了 3 個孩子，但 3 個孩子都沒有活幾天就進了天堂。史達林是他母親生育的第 4 個孩子。

也許是命運的安排，史達林不僅長大成人，而且很健康。當然，疾病還是有的。5 歲或 6 歲時，他染上天花，這在當時是一種要命的病，但他撐過來了，只在臉上留下一些麻點。不



久，他手上長瘡，導致血液感染，差一點死去。

維薩里昂對生活本來抱有很大希望，想掙一些錢來改變自己的處境和地位，但沒有成功。情況似乎很悲慘，他鞋匠的營生，維持不了一家三口的生活。爲了補貼不足，史達林的母親不得不外出找一些活幹，充當洗衣婦，而維薩里昂則變得悲觀和焦躁不安，開始猛喝酒，想藉此忘記和擺脫生活的不順心。在家裏，他獨斷專橫，無端地打罵妻子和孩子。爲了對付父親的無端殘忍行爲，小小年紀的約瑟夫，學會了猜疑、逃避、假裝和忍耐，並且變得特別倔強。

爲了逃避生活，維薩里昂離開哥里，隻身來到第比利斯，在一家鞋廠當工人，並於 1890 年死去。他的死，並沒有給家庭帶來多大影響：自從酗酒以後，他就沒有拿什麼錢回家，史達林母子倆的生活，全靠母親的辛勤工作來維持。所以，在史達林後來的回憶中，對父親沒有什麼敘述，但對母親充滿了深厚的感情。

葉卡特琳娜沒有從丈夫那裏得到愛的撫慰和關懷，日子過得非常艱難和寂寞，她把全部的心血和希望傾注在兒子身上。她不識字，但對宗教十分虔誠。東方婦女那種無限忍耐和馴服的性格，使她能夠接受生活的折磨，對丈夫毫無怨言。樸素是不用說的，即使到了後來，兒子成爲蘇聯人民的全能領袖，這一本質也沒有改變。

每一位母親總是希望自己的兒子有所作爲，讀書識字是基礎和上進的階梯。但在當時喬治亞的窮人中，並不是每一位母親和父親都會想盡辦法送兒子去讀書。葉卡特琳娜不同，在生活十分艱苦的情況下，她堅持把兒子送到哥里的教會學校受教

育。而幾年之前，這所學校的大門對農民的孩子還是緊閉著的。她也許沒有意識到這一決定對兒子的命運將產生怎樣的影響，她當時只是想讓兒子成為受人們尊敬的教區神甫，這大概是最高的目標和希望了。

1888~1893年，史達林在哥里的教會學校學習了5年。老師和同學們很快注意到，這個臉上有著麻點的貧苦孩子非常聰明，不必費多少心力就能把課程應付過去。他口齒清楚，記憶力很好，在課堂上輕鬆地背誦詩文，在操場上靈活敏捷，令那些富有家庭出身的纨绔子弟對他另眼相看。但也是在小學裏，早熟的史達林注意到窮人孩子與富人孩子之間的差別，和俄羅斯人與喬治亞人之間的隔閡。他在學校裏學的是俄語，但回到家裏講的是喬治亞語，沙皇政府強迫實行俄羅斯化，人民怨聲載道，甚至10多歲的孩子也起來造反，捍衛他們的民族語言。

喬治亞人有悠久的歷史，亞歷山大大帝和成吉思汗都在這裏打過仗，教科書中記載著波斯人和土耳其人入侵的故事，鄉間廣泛流傳著抵抗外來侵略的喬治亞英雄，以及殺富濟貧、出沒無常的好漢。這些都在史達林幼小的心靈裏產生深刻的影響。

蘇聯官方那些歌頌史達林的傳記和回憶錄作者，喜歡繪聲繪影地說史達林在哥里時期就已經讀過達爾文的著作，並成為無神論者，有的甚至吹噓史達林開始了解馬克思主義觀點。史達林的早慧是肯定的，但在哥里時期他能否讀得懂達爾文的進化論著作，是值得大大地懷疑的，而了解馬克思主義觀點是更加不可能的事。當時在喬治亞，只有第比利斯極少數的幾個先進分子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其影響不可能傳播到哥里學校去。對一個小學生宣講馬克思主義，好像也太玄了一點。



但不管怎麼說，史達林以十分優異的成績讀完小學，並被校方保送到第比利斯神學院讀書。1894年，15歲的史達林離開仁慈的母親，來到喧囂的外高加索首府。直到1899年5月被學校開除，他都一直在這裏學習。這一時期對於他的智力發展以及生涯規劃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

第比利斯是座古城，氣候炎熱，風沙瀰漫。它不僅是喬治亞首府，也是整個外高加索的政治中心，沙皇派來統治外高加索的總督府就設在這裏。作為對付奧圖曼土耳其帝國的前沿陣地，帝國在這裏修建了大量軍事堡壘和發達的軍事公路。19世紀後期，隨著石油和其他礦藏的大力開採，外高加索具有重要的經濟意義。1867年，鋪設了從第比利斯到黑海的鐵路，不久，又將其延伸到石油城巴庫。資本主義大工業在外高加索迅速發展起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日益加劇。

另一方面，農奴制在外高加索似乎根深蒂固；喬治亞的農奴制改革比俄羅斯晚。帝國行政當局渴望維持喬治亞鄉紳的忠誠，因此，對他們給予一定的特權。就這樣，在喬治亞以及整個外高加索的廣大地區，1912年以前，農奴制度還以「臨時勞役」的形式苟延殘喘。

沙皇統治者對外高加索強迫實施俄羅斯化。一方面高加索人想死守半封建、半氏族的社會觀點；另一方面，俄羅斯和歐洲的生活習慣又不自覺地滲透到他們的上層階級生活中。

與這些影響和發展平行的是，俄國的革命思想也傳播到了高加索。為沙皇征服高加索地區的葉爾莫洛夫將軍，後來做了高加索代總督。在政治觀點上，這位將軍明顯地表現出一些傾向於「十二月黨人」的思想，他庇護了一批和十二月黨人有關的大作家。參加十二月黨人起義的一整團官兵，也被放逐到高

加索。這些被放逐的人，給高加索帶來了新思想。所以，正是沙皇自己，雖非出於自願，卻大大地幫助加深這種影響，因為他選擇高加索為政治犯的流放地。在每一代人裏，新的俄國革命者和新思想都出現在第比利斯。首先是十二月黨人及其追隨者，接著是民粹派領袖、波蘭起義者和無政府主義恐怖分子。19世紀末，又產生完全新型的一代革命者，他們是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工人活動家，從俄羅斯其他地區被放逐到此，其中包括未來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米哈依爾·加里寧和史達林的岳父謝爾蓋·阿利盧耶夫。

正當史達林進入神學院讀書的時候，外高加索矛盾重重，問題錯綜複雜，成為整個帝國帝國的一個縮影。

「第比利斯神學院」不僅是喬治亞地區，而且是整個外高加索培養本地知識分子的地方，在人們的心中享有崇高地位。它的基本目標，是培養維護沙皇專制制度的神職人員。在這裏，閱讀進步書刊、宣傳無神論和革命思想都是不允許的。學校實行嚴格的管理，學生必須日夜待在學校裏，每一次申請外出的時間只有兩小時。日間的課程充滿經院神學的說教和無休止的祈禱。修道士們檢查學生閱讀的作品，監督他們的思想和行為，搜查他們的行李，偷聽他們的談話。只要有一點點懷疑，學生就會受到學校的追查和懲處。

但學校畢竟不是建立在真空中，周邊的環境及整個俄羅斯和喬治亞的形勢，必定多多少少會在學校中反映。而且，來神學院讀書的學生都受過初等教育，極易接受新的思想和觀點。因此，學校想用嚴格管理的辦法來隔絕學生與外界的接觸，是不可能的事情。